

春在堂金書

第十二冊

春在堂禳文五編四

德清俞樾

德清城隍廟碑

城隍之祀古矣或謂始於八蜡之坊與水庸然孔穎達
謂坊以畜水障水庸以受水泄水則是田閒溝塍非城
隍也城隍之祀其始於春秋宋鄭之祭四墉乎其神乃
地祇而非人鬼然古者以句龍配社王肅之徒并謂社
卽所以祀句龍則城隍之神亦可以人爲之吳越時曾
奏請以唐右衛將軍總管龐玉爲城隍神封崇福侯殆
亦神道設教之微意乎吾邑城隍神舊碑所載無姓名

相傳爲勞公諱鉞字廷器江西德化人則明成化閒守湖郡者也故老傳述或非無因而儒者難言之然縣城築於宋末明初止存土郭嘉靖閒又重築之周七百七十三丈高二丈有奇因港汊而爲池倚岡隴以爲塹苕溪之水直貫城中夾溪而居者烟火萬家山川雄秀人物殷昌則宜有神以主之此固 朝廷秩祀之所必及而士民報賽之所不容已者也考之志乘城隍廟在儒學之左宋紹興中建 國朝康熙雍正嘉慶閒累次修葺有園林之勝神歆其祀民受其賜粵寇之亂焚燬無遺惟頭門巋然獨存克復之後庫吏許懷清請於邑侯

醵於所屬各區莊創建二堂又由邑士大夫廣爲勸募
厯二十餘稔始得復其舊觀門廡崇闕堂宇深邃廊榭
繚曲花木幽深若節春秋官是土者率循典章陳設牲
醴一邑之氓頒賦而集厥角於庭瞻其棖棟謁其帷帟
莫不肅然而致敬焉是足以奉神之靈而錫吾民之福
矣竊惟 聖朝秩祀之禮與賢有司成民而致力於神
之義斯舉也亦修廢舉墜之大者也作而不紀後世奚
述因紀其事而係以銘銘曰

吾邑之建始自有唐垂二千年人物阜昌是宜有神主
此一方昔邁兵亂今樂時康祛除災疢調順雨暘疇非

神賜而敢忽忘乃庀厥材材美工良復其舊觀築此新
堂有門有庭有室有房神之格思錫福降祥永永年代
惠我無疆

贈右副都御史劉公神道碑

昔在咸豐之初大盜起於粵西窟於金陵蔓於天下而
卒藉上海一隅彈丸之地爲旋乾轉坤之樞紐其時將
帥之臣赫然稱中興元功生膺五等之封而歿受百世
之祀者非一人矣然而上海一隅之獨完以留待大軍
之集者誰之力歟則太康劉公之功大矣公諱郇膏字
松巖先世由山西洪洞遷河南太康遂爲太康人曾祖

某祖某父某皆以義行重於鄉公於兄弟行居三生而
沈毅有大志年二十一入郡學道光二十年舉於鄉二
十七年成進士以知縣分發江蘇始至卽誓於神不苟
取一介咸豐元年權知婁縣開濬白龍潭官紹塘諸處
爲旱潦之備又以邑無儲蓄按畝捐粟分存各鄉官民
互稽歲以爲例及賊陷金陵揚州鎮江相繼失守東南
震驚時趙靜山中丞守松江與公鎮之以靜民賴以安
無何而上海亂川沙南匯嘉定寶山青浦諸廳縣並陷
公時已受代回省巡撫忠烈吉公督師勦賊檄公隨營
公率漕勇三百人與賊戰輒勝嘉定父老知公才請於

臺司專以嘉定屬公三年正月收復嘉定遂權知縣事甫三日上海大營潰潰兵至城下民一夕數驚公親出拊循資而遣之選丁壯嚴守望稽保甲藉游民於是民心大定後獲賊謀知賊於某日謀襲縣城以有備而寢也兵亂之後十室九空公爲民請命春請停徵秋請減緩雖經兵燹境無流亡敘功加同知銜 賜花翎補授青浦縣疏通汙港修築圩塘有便於民者無不備舉蓋公之所至類然而其大有造於東南爲中興大局所關則尤在上海公於八年冬調補上海縣旣下車大減折糧之值俾小戶皆得自納毋令豪右把持又嚴定命案

檢驗所需篷廠舟輿之費倡捐經費歲取其息由善堂
給發毋令吏胥需索滬人便之交口頌好官然此猶賢
有司常行之事非其大者也自與泰西互市以來上海
華夷襍處數購釁九年夏民間夜行或行曠野者輒被
夷人拘羸而去日失數人或數十人懇於蘇松太道而
觀察某君不敢問且擬執以謝夷人民益洶洶聚眾萬
餘環道署公聞趨至下令曰無妄動我且爲爾搜夷館
入白觀察與俱往入門門闔又入又闔觀察色沮公笑
曰我旣至此肯遽出乎何闔爲夷人曰搜而不獲奈何
曰聽若所爲搜之果無獲夷人大譁公叱曰未搜爾船

誰敢言無乃登其舟搜第一層曰無搜第二層曰無夷
又大譁公叱曰未搜艙底誰敢言無命搜第三層版甫
啟而人見纍纍然皆盛以巨囊出之有已斃者有悶絕
而仆者皆曳登岸夾岸觀者歡呼如雷夷人震懼俯首
謝無狀立使人乘其船鼓輪行千里追回他船所匿者
千餘人於是夷人畏公遇公鹵部輒屏立道右而上海
之民亦莫不歸心於公公之得有爲於滬由此始也其
後江浙皆陷於賊上海孤懸賊中朝不保夕公練民兵
於四鄉設二十局撫之以恩激之以義無不願爲公死
賊李秀成旣陷松江遂犯上海肉薄環攻鎗礮如雨公

衣冠佩刀坐城堞閒意氣益振目睫不交者旬有餘日
賊不得逞而去時諸大吏咸集上海或以危地難久守
謀他徙公曰滬城雄據海口爲餉源所自出雲帆轉海
各路皆通異日王師規復必從此始柰何舍此去乎
大吏慚沮烏呼使無公此議一動足則上海不可守而
南北隔絕兵道餉道皆斷雖有肅毅伯之師何從而至
此固天意而亦不可謂非公之功矣然公自此不得於
大吏十一年冬賊復陷浦東諸廳縣大吏命公往援公
曰賊勢盛宜守不宜戰弗聽公率練勇千鄉團五百以
行鏖戰數晝夜部下死傷殆盡賊呼於陣曰擒劉某者

賞金千公奮身投於水或拯之起退屯野雞墩收散卒
謀復戰而城中望見烽火燭天又不知公所在民大聳
號於大吏之門曰還我劉公大吏亦懼使人招公還且
約曰自今以往聽子而行公於是練兵籌餉詰姦禁暴
爲自固之計賊雖據浦東而滬上晏如也是時境內無
論遠近主客皆呼公爲劉青天劉青天之名達於天
聽有劉令大得民心之諭見於咸豐十一年詔書
加道銜以知府用升海防同知旋以同知署按察使未
幾卽真又署布政使郡佐閒曹驟至藩臬異數也今大
學士肅毅伯合肥李公帥師至滬命公總理營務恒率

鄉團助剿或李公親行則公留守及大兵駐崑山軍糈
皆取給上海公開濬吳淞江千五百丈以通運道而金
陵雨花臺大營亦資上海協濟兩營月餉無慮二十萬
公籌運無缺士氣益奮進克蘇州是爲東南肅清之始
公曩者力爭上海不可棄至是驗矣蘇城旣復公撫循
遺子招集流亡通商惠工勸耕課織興修學舍疏通城
河善後之事次第皆舉會有減賦之詔公以數百年
吳民積累坐此旣奉德音敢不竭力參攷成書鉤稽
賦則立均輸遞減之表旁行斜上細入秋豪并厯年州
縣浮收紳士包攬之弊無不杜絕及公奉命護理巡

撫爲兵燹後第一次征收糶糧公酌定漕餘耗折章程
官民咸便至今賴焉公以初至江蘇有一介不苟之誓
僚屬投贈一切禁絕自奉儉約食無兼味衣敝不易務
在黜華崇樸爲三吳士庶養瘡痍而復元氣此固人之
所難然在公則轉爲易矣會母程太夫人老病思歸累
疏陳情 溫旨慰留未遂所請已而太夫人卒公號呼
躃踊悲動行路奉喪歸里水涸行遲三月之久始達太
康積勞之身哀痛之餘觸發宿疾遂不可爲矣同治五
年十二月乙巳卒於里第年四十有九是時李公以湖
廣總督駐軍周家口聞公之喪追念在上海時與公撐

在艱難情事如昨爲之愴然流涕乃上言公厚重剛方
實心任事爲僚屬中不可多得之人請照軍營立功後
病故例 賜卹從之追 贈公右都御史銜蔭一子以
知州用其後上海士民請於上海建立專祠而蘇州士
大夫又請祀公於名宦祠公之一身固安危所繫而
朝廷之報之者亦至優矣公娶姜氏早卒繼娶楊氏生
子二果光緒十二年進士禮部精膳司主事棗增貢生
候選州判女四人歸於裴於吳於周於申孫二人某某
公旣歿之十二年其子果具事實乞銘其神道之碑余
謂公之政績不可勝書也惟表明其爲東南大局所關

以告天下萬世因係以銘銘曰

盜起粵西蔓延天下東南奧區得全者寡天祐聖

清留此一隅實惟滬瀆輶轄三吳滬瀆彈丸城大如斗
不有偉人其何能守篤生劉公是謂偉人夷獠慕義婦
豎歸仁謂餉宜籌謂兵宜練謂姦宜鋤謂民宜奠遂使
滬瀆屹若金湯賊環於外安堵如常神鉦一聲飛來天
上惟合肥公實兼將相自滬而蘇以次蕩平三吳既定
兩浙皆清兵何自來來也自滬滬何能全惟公砥柱萬
口一聲曰劉青天功在一時名垂千年我謂公功允關
大局立石刻銘爲萬世告

廣東巡撫劉公神道碑

光緒十有八年三月戊辰廣東巡撫劉公薨於位遺疏
聞 天子震悼 賜祭 賜葬一如巡撫例已而直隸
總督大學士李公又以公厯官事實上陳於是有 詔
宣付史館立傳并附祀淮軍昭忠祠蓋公以雄材偉略
遭際 聖朝生膺節鉞之寄歿膺俎豆之報固已極儒
者之榮遇樹人臣之盛軌矣某年月日其孤世瑋等奉
公之喪葬於某原余旣爲文志其幽宮而故事三品以
上大員之葬必於神道樹碑碑必有文世瑋等又以爲
請余曰誌文碑文同出一手於古罕見盍他求乎世瑋

等固以請余不獲辭因思墓志藏於幽者也墓碑表於
眾者也是宜舉其大者以昭示來茲乃譜其世系及其
子姓敘其出處及其學術行誼而書其有裨大局者數
端爲天下後世告其世系曰公諱瑞芬字芝田安徽貴
池人曾祖駕夫祖兆考孝憶邑志均有傳曾祖妣徐祖
妣羅妣姚繼妣柯並以公貴自曾祖以下 贈光祿大
夫自曾祖妣以下 贈一品夫人其子姓曰公娶姚氏
繼娶傅氏皆封一品夫人子世琪兩淮呂四場大使前
卒世瑋光緒十四年舉人候補知府世琛貢生候選主
事世瑛縣學生候選員外郎世珩縣學生候選中書科